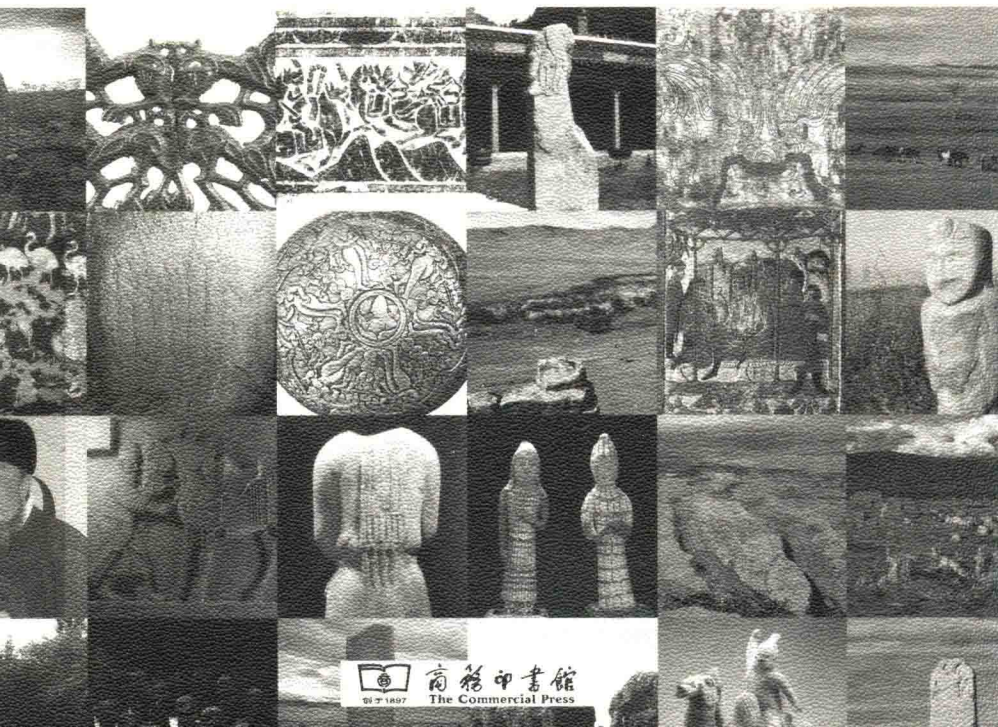


S 丝瓷之路博览
SICIZHILU BO LAN

陈 凌 / 著

草原狼毒

突厥汗国的历史与文化



商务印书馆

1907

The Commercial Press



草原狼羴

——突厥汗国的历史与文化

陈 凌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原狼羴：突厥汗国的历史与文化 / 陈凌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丝瓷之路博览)
ISBN 978-7-100-11320-5

I. ①草… II. ①陈… III. ①突厥—民族历史—研究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1126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草原狼羴
——突厥汗国的历史与文化

陈凌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320-5

2015年6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5 1/2

定价：40.00元

主 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

顾 问：陈高华

特邀主编：钱 江

主 编：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助理：李艳玲

编者的话

《丝瓷之路博览》是一套普及丛书，试图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向广大读者介绍稳定可靠的古代中外关系史知识。

由于涉及形形色色的文化背景，故古代中外关系史可说是一个非常艰深的研究领域，成果不易为一般读者掌握和利用。但这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领域。从浩瀚的大海直至无垠的沙漠，一代又一代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活剧。既有友好交往，又有诡诈博弈，时而风光旖旎，时而腥风血雨。数不清的人、事、物兴衰嬗递，前赴后继，可歌可泣，发人深省。毫无疑问，这些故事可以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本丛书是秉承《丝瓷之路》学刊理念而作。学刊将古代中外关系史领域划分为三大块：内陆欧亚史、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环太平洋史。欧亚大陆东端是太平洋，西端是地中海。地中海和中国之间既可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通过草原之路往来。出于叙事的方便，本丛书没有分成相应的三个系列，但种种传奇仍以此为主线铺陈故事，追古述今。我们殷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作者一起努力，让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2012 年秋

引子

唐代史家李延寿在他所编撰的《北史》中提出：从上古以来，不断有各游牧部族相继兴起，称雄于中国北方。对这些部族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中原王朝的官员们或主张怀柔，或主张采取军事打击。但是这些部族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如何，主要视其本身力量的强弱而定。当其强盛的时候，常常出兵寇掠中原王朝；而当其势力衰弱时，则转为款塞依附。

除去其中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因素，李延寿的这段议论相当深刻地指出了两个相当重要的事实。第一，北方游牧民族相继称雄，“互为君长”，是以族群之间的力量对比为前提的。一个部族取代另一个部族成为新的草原霸主，只要更加强大有力，而并不需要将原先的统治部族完全消灭。故而，实际上各游牧民族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包容的关系，每一个大游牧政权之下，除统治部族之外，还包含了很多其他不同的民族在内。因此，不难想象各民族之间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个方面，可以理解为游牧世界内部族群力量的循环竞争发展。第二，就地缘关系来看，草原政权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同样也遵循着实力原则。双方是友好还是敌对关系，很大程度取决于彼此间力量的对比。中原士人乃至帝王一再强调的内修其政、外服四夷的主张，实际上也就是发展壮大自身实力，从而谋求并保持双方的力量平衡，甚至于是形成新的、有利于自身的力量制衡。就此而言，则可以理解为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地缘政治平衡的循环竞争发展。这两个方面，对于我们理解古代游牧世界本身，以及游牧

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关系，是相当重要的。

需要说明的是，人们现在了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汉族或其他民族的记录。这些记录的形成，一般说来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既包含一部分事实的成分，也会夹杂民族的口传故事，还有叙述和记录者的理解与再加工。叙述者与记录者对于信息的保存，很大程度上还受其本身知识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在对异民族的文化书写方面，古人和今人一样，都不免带有无法完全克服的偏见。只不过，现代人或许对这种偏见有某种“自觉”，而古人则觉得理所当然。因此，能够多大程度上对这些记录的三个层次进行剥离，不仅仅是技术操作问题，更是处于理论上无法克服的循环悖论的尴尬境地。所以，那种宣称自己掌握“真实历史”的独断论式豪言壮语，无非是痴人呓语。我们所能谈论的，仅仅只是文本建构或再建构的“历史”。

正是由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密切，而这些民族本身又鲜有历史记录保存下来，因此叙述他们的历史不得不放在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中来展开。这也就是这本小书要以中原王朝的年代框架来叙述的缘由。少数民族历史资料的先天不足，也不全然都是坏事。这种缺憾反过来至少在两方面是有益的。其一，它使我们不得不从更为宏观的地区视野来观察历史，而不是孤立地去看一个民族、一个政权的兴亡；其二，它使我们看到各民族、各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互动。而这些，在我个人看来，才是历史最引人入胜、最具魅力和挑战性的地方。

大概六七年前，适遭桥下据屐之厄。先前素未谋面的余太山先生不仅多方热心襄助，还给了一个机会，命我写一本通俗的小书。我深知学植浅薄，无力写出像样的东西，但既是师长的盛意，便硬着头皮应承下来。花了几个月工夫写出稿子，出版却遇到了麻烦。一放几

年，也就淡忘了。去年秋冬，余先生计划要编一套丛书，我又把这个旧稿翻出来凑数，利用几个月的时间，零零星星地做了一些补充修改，把近年的一些思考和理解加了进去，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诚惶诚恐地拿出来。

我个人感觉，写通俗的小书要比写学术论著还难。把复杂烦琐的学术内容变成通俗易懂的读物，需要良好的语言驾驭能力和相当的学术素养。写研究论著，面对是的同行专家，很多东西是大家所熟知的，不用多费笔墨，比较好办。写通俗小书，中间还多一道化专业为简易的工序，讲多了累赘拖沓，说少了大家看不明白，掌握火候不容易。更麻烦的是，通俗不等于庸俗。想写清楚、说明白，研究得不深不透，不行。研究不深入、无所得，写出来的东西，不是杂菜拼盘，就是“大话西游”。可这两种素养偏偏都是我所缺乏的，要写好，实在没信心，只能是勉力而为。不过，不管菜做得是否色香味俱全，但毕竟算是掌勺人一点小小的诚意。我更希望借此向那些无私帮助过我的师友们，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陈凌

2009年5月识于京郊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南北朝时代的突厥

- 一 狼的后裔 / 2
- 二 雄霸西域 / 15

第二章

隋帝国时代的突厥

- 一 定长策，挾可汗之背 / 26
- 二 鹿塞鸿旗，江都残梦 / 45

第三章

唐帝国时代的突厥

- 一 称臣突厥到参天可汗 / 64





- 二 日月照霜雪，十姓入羈縻 / 85
- 三 死灰又复燃，朝廷为盱食 / 108

第四章

突厥文化点滴

- 一 突厥与拜占廷 / 122
- 二 事火与事佛 / 126
- 三 杀人石与突厥服饰 / 145
- 四 突厥文字，千年之谜 / 151
- 五 突厥纪年与十二生肖 / 156



第一章

南北朝时代的突厥

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内陆地区长期纷乱，为漠北高原游牧民族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北魏勃兴，柔然衰落，突厥人崛起于金山之阳，取代柔然称雄于草原，以漠北太上皇的态势，居高临下，上下其手，从中渔利。后汉以来的历史变迁，使得北朝的政权包含浓烈的胡族气息。先是隋杨，后是李唐，这些胡汉整合形成的强大帝国重新统一了南北中国，掌握了历史发展的主动权——历史的天秤开始向其倾斜，突厥开始由主动变为被动，离其走向衰微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狼的后裔

自先秦以降，中国的北方常常有强大的游牧部族为患。秦汉帝国时代，让中原王朝心惊肉跳的有来去如风的匈奴人，此后继起的又有鲜卑、柔然。6—8世纪这个阶段，令隋唐帝国不得安寝的则是北方突厥人。突厥人的铁蹄所至，纵横欧亚两大洲。他们对南面的农耕和绿洲文明产生了强烈的威压态势。突厥人不仅役使控制中亚绿洲国家，甚至多次兵锋直指黄河流域，令中原士大夫们闻风丧胆。在这一二百年间，对于中原隋唐王朝而言，盘踞在北方、西北的突厥人实在就像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

由于语言不通，中原王朝对于北方民族的称谓有的采用音译，有的直接用蔑称，它们的来源又大多线索不明，因此经常让后人感觉十分费解。突厥的名字即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突厥碑铭中，突厥人自称为 Türk。汉人大概最初是通过属于蒙古民族的蠕蠕（柔然）人那里得知突厥的，因此在读这个词的时候受了蒙古语因素的影响而加

汉画像石中的匈奴人形象



入了蒙古语的复数表现形式 -u t/üt。所以，Türk 一词到汉人这里便读成了 T'ut-kut，或者 Türküt，音译为突厥。根据《北周书》的记载，突厥人原先在金山之阳给蠕蠕人当锻工。金山即现代的阿尔泰山。阿尔泰一词译自突厥语 Altai，意为黄金。因而现代英语称阿尔泰山为金山（Golden Mountains of Altai）。金山的形状特别像兜鍪，居住在这里的突厥人便以“兜鍪”自名，而“兜鍪”在突厥语中的读音近似“突厥”。现代突厥语中，还有一些语言称兜鍪为 Tugla。清代对准噶尔部和回部进行的语言调查也发现，在两部的语汇中，兜鍪发音为 Tulka、Tulga。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分析，Tugla、Tulka 的读音都和“突厥”近似。

关于突厥的起源，主要有三种不同的传说。

第一种说法，突厥源自于西海。据称，突厥王族的阿史那氏原来居住在西海之上。邻国攻灭阿史那之国，将男女老幼全都杀死，仅留下一名婴儿，砍掉手脚，丢弃在大泽中。有一头母狼经常叼肉来喂养这个男婴，男婴才得以活下来。男婴长大后，母狼与之交配并怀了孕。当仇敌前来追杀的时候，母狼如有神助，倏忽之间飞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西北山，在一洞穴中生下十个男孩。这些男孩中，以阿史那为姓的那个最为贤能，于是，就让他当了头领。阿史那在自己的牙帐之外树起绣有狼头图腾的大纛旗，以此来表示不忘根本。

第二种说法，突厥原为平凉杂胡。北魏太武帝灭沮渠氏时，阿史那带着五百家投奔蠕蠕，从此世代在金山锻铁，因而又叫突厥。如果按照这个说法，则突厥这个名称来自于鲜卑语。

第三种说法，突厥之先出自于匈奴之北的索国，部落大人名叫阿谤步。他的十七个兄弟中有一个叫伊质泥师都的系狼所生，能呼风唤雨。伊质泥师都娶夏神和冬神之女为妻，生了四个男孩。四个男孩一个化作白鸿；一个在阿辅水、剑水之间立国，称为契骨；一个居于处折水；大儿子讷都六设住在践斯处折施山。讷都六设教山中的阿谤步

人使用火，因而被推为首领，号突厥。讷都六设的十个儿子都随母姓，最小的老婆所生姓阿史那。讷都六设死后，十个兄弟要推出一位来当头，事先约定谁向树上跳得最高就选谁。年轻的阿史那最终胜出，被推奉为首领，号阿贤设。这则传说中的契骨，又译坚昆、结骨、黠戛斯，是现代吉尔吉斯民族的祖先。传说中，契骨与突厥本为兄弟，曲折地反映出古代契骨与突厥曾经经历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共处，并且关系密切。在现代民族和语言分类中，吉尔吉斯属突厥民族，其语言为突厥语。所以，契骨和突厥为兄弟的传说，绝不是凭空的杜撰。

曾经有一些学者花了很大力气想追问突厥起源的哪一种传说更接近真实情况，最终还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古代的一些事情，留下的信息很多是不完整的，也不准确的，要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搞个水落石出，也不大容易。换一个思路来看这个问题，不同的传说都有不可信据的部分，同时也包含合理的成分在内。关于突厥的起源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很可能是其族群内部成分来源复杂多样的一种反映。这是符合游牧民族的一般情况的。通过首领旗纛上绣金狼头这一点，可以推测突厥是以狼为图腾的。还有一些例子有助于支持这个推测。突厥有时设立“附邻可汗”，侍卫军士也称“附离”。附邻、附离，都是突厥语 *bōri*（狼）的音译。可汗以附邻为号，是取其贪杀之意。因而古人说，突厥以狼头为纛旗的标识，也以狼命名，是不忘他们本为狼所生。突厥布古特碑碑额上镌刻的母狼哺育男童的浮雕，生动地反映了突厥的传说与崇拜。崇拜狼，以狼为图腾，还从一个层面反映出突厥民族早期的活动地域是在森林草原地带。

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以狼为图腾并不是突厥人的专利，在北方民族中是悠久而普遍的传统。突厥之前的乌孙、高车，突厥之后的蒙古，都奉狼为图腾。根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乌

孙王昆莫由狼乳养长大。又据《北史·高车传》，高车部的始祖也是狼。以狼为父鹿为母的崇拜在蒙古人中表现得非常清楚。《蒙古秘史》：“成吉思汗的根源。奉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渡过大湖而来，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合勒敦山扎营住下。他们生下的儿子为巴塔赤罕。”孛儿帖·赤那意为苍狼，豁埃·马阑勒意为白鹿。蒙古人迁到蒙古高原之后，从狩猎转变为游牧，其间受到了草原民族诸多影响。将狼父与鹿母的传说相结合可能与这种变迁有很大关系。



突厥布古特碑母狼哺童浮雕

关于突厥民族起源的传说故事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即突厥人是在阿尔泰山至天山（博格达山）一线活动时，才开始逐渐形成部族意识的。因此，残存的关于早期历史的模糊记忆，才使得他们将部族名称或者先人发祥地与这些地方挂起钩来。据称，突厥可汗在于都斤山建牙之后，还年年率领贵族祭拜高昌西北山中的先窟。高昌西北山，就是天山的某一段。

从进入历史到实体消亡，突厥汗国存在了将近 200 年的时间。这段历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552 年至 583 年，是汗国的形成期。第二阶段，从 583 年突厥汗国分裂，至 659 年西突厥汗国灭亡，是突厥汗国东西分立时期。其间，630 年东突厥汗国灭亡。第三阶段，从 630 年至 679 年，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南徙附唐，漠北代之而起的是同属于突厥系统民族所建立的薛延陀汗国。第四阶段，从 679 年至 745 年，这一阶段为东突厥汗国复兴期。从 745 年以后，作为政治实体的突厥汗国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高昌北山一角

在突厥兴起以前，北方草原的霸权掌握在柔然手中。6世纪中叶，突厥趁势而起，逐步成为欧亚草原无比强大的新兴霸主。取柔然而代之，是突厥发展史上一场成功的翻身仗。

柔然是4世纪末5世纪初兴起于蒙古草原上的一个强大游牧民族。柔然在中国古代的典籍里也被称为蠕蠕、芮芮、茹茹，等等。蠕蠕，就是蠕虫的意思，这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对柔然人侮辱性的称呼。《魏书·蠕蠕传》称：“世祖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北魏拓跋氏对柔然的蔑称表明，此时柔然的文明程度还远低于鲜卑。山西云冈石窟是北魏皇室开凿的大型石窟。由凉州来的高僧昙曜所主持最早开辟的五个洞窟，习称昙曜五窟。昙曜五窟的大型佛像实际上是以北魏五位皇帝为原型雕凿的。昙曜五窟之一的第18号窟，大致开凿于北魏和平年间（460—465）。该窟门口西壁有一段《茹茹造像题记》的残文，大约题写于6世纪前期。残文首行书写“大茹茹国”的字样。从这个称谓来判断，柔然在当时也接受使用茹茹这一名字以自称。

和大多数游牧民族一样，柔然的族源也是一个令学者们备感困扰的难题。中国古代史籍给出了几种不同的说法，现在人们多倾向于认为柔然是“东胡之苗裔”，也就是说，柔然人和属东胡系的鲜卑人是



同一个种族的。曾经有人怀疑，东胡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中的通古斯语族，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东胡所操的语言应当是阿尔泰语系中的蒙古语族。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也表明，柔然人的语言恰恰是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这一成果为进一步确证柔然人的种族归属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很多学者相信，柔然人就是欧洲历史书中所习称的阿瓦尔人（Avars）。阿瓦尔一名最早见于希腊史家普利斯库斯（Priscus）的著作。据称，461—465年，居住在太平洋沿岸的阿瓦尔人，因大洋雾气、龙蛇的侵扰，又受到其他民族的逼迫，遂向中亚迁移。阿瓦尔人的迁移迫使萨维尔（Savirs）族向西奔逃。萨维尔族的奔逃又使得原居住在邻近东罗马帝国的三个民族逃离本土，并遣使向东罗马请求援助。7世纪上半叶，狄奥菲拉克图斯记载：突厥可汗在589年致东罗马帝国皇帝莫里西马斯的信中说，他征服了嚙哒之后，又击溃了阿瓦尔人，其幸存者逃入了桃花石汗（Taugast，即中国）和勿吉（Mukrit）。另有文献记载阿瓦尔人在558年派人到东罗马帝国请求在帝国境内居住。此后阿瓦尔人越过了高加索，出现在多瑙河中游的匈牙利平原上，568年建立了阿瓦尔汗国，直至9世纪灭亡。但是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阿瓦尔更可能是原为匈奴部落之一的悦般人。这一说法很值得重视。